

正誼堂全書



□ 13  
743  
97



陽仁記  
號 443  
卷 97



陸稼書集

明治三十七年  
一月三十日  
陸稼

福州正誼  
書院藏版

原序

學至於朱子而洙泗伊洛之傳煥然如日中天蓋惟析之  
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遺學者  
有志聖賢之道由是而之焉未有不至者也後之詆毀朱  
子者喜頓悟之直捷厭正學爲支離駕其說如大霧之蔽  
青天使人莫知所趨向卽有二三名儒以衛道爲心者將  
求軒轅氏之指南以示四方而擇之有未精養之有未粹  
雖力爲摧陷廓清終不能脫其霧中者往往有之甚哉正  
學之難明也自

本朝以來文教盛而理學興鉅公大賢接踵繼出其篤信

朱子之道而力行之者尤莫如陸稼書先生先生之爲學也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返躬以踐其實一以朱子爲準繩教人必循乎下學上達之次第其好高躡等師心自用爲陽儒陰釋之學以疑誤後人者審擇詳辨毫髮無所遁其情見於四子大全及困勉錄諸書可謂析之極其精而不亂合之盡其大而無遺矣夫惟朱子之道明而後孔子以來之道始明埽迷空之大霧還白日之中天先生之於正學其功豈淺鮮哉乃若本其所學以見諸實用者兩膺邑宰而德教深洽於民心進居言路而忠藎見李於

當宁優游恬退而士大夫傾心景慕海內學者聞其名斂衽而起敬讀其書恍然知入道之有規矩油然自得其心之所同然其至誠動物有莫知其所所以然者然則先生固不僅以文傳也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易曰修辭立其誠先生之文辨學術則源流灼然而可觀陳世務則經緯井然而可行他如雜著尺牘片簡隻字無非發明洙泗伊洛之旨爲朱子功臣而其詞氣安詳條理縝密充養之粹亦大類朱子所謂立誠之辭有德之言又豈世之文人才士所能髣髴其萬一也哉余素景慕先生旣從其家得問學錄讀禮志疑讀朱隨筆等書刻於鼇峯書院此集三魚堂

舊有刻本余特選而重梓之以見先生之學卽朱子之學  
求正學之指南者必於此而得之矣  
康熙四十八年己丑孟冬穀旦儀封後學張伯行題於榕  
城之正誼堂

傳

陸隴其浙江平湖人康熙九年進士十四年授江南嘉定  
知縣五年十二月巡撫慕天顏請行州縣煩簡更調之  
法因言隴其之操守稱絕一塵才幹實非肆應若調補稍  
簡之縣必勵其素守疏下部議謂煩簡更調非例既無肆  
應之才應照才力不及例降三級調用會縣民有被盜殺  
而其親屬以讎殺訴隴其詳報是讎是盜俟緝獲後擬既  
而獲盜鞠實論如律部議隴其初報不直指爲盜應照諱  
盜例革職遂罷歸十七年

得

旨召試赴京未及試丁父憂歸十八年左都御史魏象樞

應

詔舉清廉官疏言隴其任嘉定知縣清操飲冰愛民如子  
去官之日萬姓攀轅既去之後家家戶祝部議俟服滿仍  
補知縣

上曰陸隴其係保舉廉能之官如直隸清苑江南無錫等  
縣最稱煩難之區用之庶可展其才二十二年補直隸靈  
壽知縣二十三年六月直隸巡撫格爾古德疏言隴其潔  
己奉公實心任事革除諸弊履任未久而教化已洽循例

薦揚以備擢用疏下部議予紀錄二十九年吏部以科道

需人奉

命九卿舉學問優長品行可用者九卿以隴其舉得

旨行取授四川道監察御史十月疏言畿輔沿山州縣土

瘠民貧荒多熟少數年以來

皇上多意撫綏禁止私派不惜蠲賑上年荒旱被災之處

初奉

諭概予蠲免二十八年全租及二十九年半租後因部議  
分別被災輕重撫臣奏災輕田畝秋後帶征今雖秋收稍  
稔所入無幾可責其兼完新舊之糧乎若非

皇上曲加垂卹恐有司惟考成是急不顧民力難勝也疏  
下部議尋  
敕部遵旨盡行蠲免三十年正月戶部以大兵征噶爾丹  
軍用浩煩奏行捐免保舉例御史陳菁奏請刪捐免保舉  
條而增捐應陞先用部議不准隴其疏言捐納一事不過  
因一時軍需孔亟不得已而暫開若許捐免保舉則與正  
途無異且督撫保舉之人必曰清廉保舉可捐納是清廉  
亦可捐納也至於捐納先用大抵皆奔競之徒多一先用  
之人卽多一害民之人臣竊見近日督撫於捐納之員有  
遲之數年既不保舉又不糾劾者不知果清廉乎非清廉  
乎抑在清濁之間乎夫旣以捐納出身又不能發憤自勵  
則其志趣卑陋甘於汙下可知乞  
敕部通稽捐納之員到任三年而無保舉者卽行開缺休  
致庶吏治可清選途可疏而民生可遂矣疏入下九卿議  
九卿言先用未准捐止捐免保舉實無碍正途若定限到  
任三年而無保舉者卽行休致則營求保舉奔競益甚應  
俱無庸議上得  
旨保舉一條著會同陳菁陸隴其再行詳議及議陳菁與  
九卿等並言事例已行次年三月卽停止可不必更張隴  
其遂獨爲一議曰捐納一途實係賢愚錯雜惟恃保舉以

防其弊雖不敢謂督撫之保舉盡公然猶愈於竟不保舉也今若并此去之何以服天下之心卽貪汙之輩自有督撫糾劾而其僥倖獲免者遂與正途一體陞轉雖有次年三月停止之期而此輩無不先期捐納卽無不一體陞轉未可云無碍也至於到任三年無保舉者令休致謂恐近於刻不知此輩由白丁捐納得官其心惟思償其本錢何知有吏治之難哉且此輩之入官亦由皇上之百姓踞於民上者三年亦已甚矣又可入乎若謂將屆三年輒營求保舉此在督撫不賢則誠有之若督撫賢何處營求此休致之議亦從吏治民生起見也於是陳菁與九卿等各爲一議曰捐納官員倘有劣蹟可隨時糾劾捐納保舉之後仍按俸陞轉督撫旣未保舉必無徇庇之情而官之賢否自有分別何虞龐雜至致仕三年之內雖無奇政動上官之保舉亦無劣蹟來下民之告發卽爲安養無事之官何可勒令休致乎爾者軍需孔亟計各項之捐納人少而保舉之捐納人多是以增列此項隴其不計緩急輕重浮詞粉飾致捐納之人猶豫觀望緊要軍需由此遲悞應請革職發往奉天安插議上

上曰陸隴其居官未久槽憤不知事情妄昧陳奏理應依議處分念係言官著寬免六月

命巡視北城八月以試俸期滿甄別應外調遂乞假歸三  
十一年十二月卒於家年六十有三所著有困勉錄松陽  
講義三魚堂文集諸書三十三年正月江南學政許汝霖  
任滿  
上諭大學士等曰學政關係人才甚屬緊要朕觀原任御  
史陸隴其學問優長操守甚善若以補授必能秉公考校  
破除積弊有裨士習大學士王熙以隴其已故奏  
上深悼之  
詔祀直隸江南名宦浙江鄉賢  
世宗憲皇帝雍正二年

臨雍釋奠

諭九卿議增

文廟從祀賢儒因議曰隴其自幼以斯道爲己任精研程  
朱之學兩任邑令務以德化民平生孝友端方言笑不苟  
其所著述實能發前人所未發弗詭於正允稱純儒宜配  
饗俎豆得

旨俞允乾隆元年  
詔九卿核議應子追諡諸臣因議曰宋儒胡瑗呂祖謙諸  
儒皆未居顯職而有諡隴其雖官止五品已從祀  
文廟應子追諡

上特賜諡曰清獻尋禮部以會典未載五品官予諡立碑  
給價之例請知而旨給其銀五品官給銀

上裁定得諡于歲滿時因鈔曰宋謝昉與呂師

旨陸隴其著加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照例給予碑價

其祖崇報實維發前人視未終更諡欽五伏附錄諡且願

未之學兩并命慈以慈以與平坐致文獻之言其不

父祖發諡實維因諡曰謝其自以以與與否否

謝其自以以與與否否

謝其自以以與與否否

謝其自以以與與否否

陸稼書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十一 書

雜著 讀朱子告郭友仁語

書 太極論 泰伯三讓論

錢子辰字說

讀朱子告郭友仁語

讀東萊博議

跋讀書分年日程後

書四書惜陰錄後

陸和言集  
翁養齋教子圖跋

題許劭亭小像

書座右

學術辨上

學術辨中

學術辨下

書太師篇

蘇答嘉善李子喬書

卷之六 上湯潛庵先生書

劉蘇書又上文集目錄

答同年許子位

與李子赤茂

與雲間陸郡博

上座師張素存先生

答崑山丘近夫

復房師陳省齋先生

與李枚吉壻

示大兒定徵

答嘉定李生玉如

答同年顧蒼巖表叔

答某

與曾叔祖蒿庵翁

又

示三兒宸徵

答張西山先生

與席生漢翼漢廷

與鄰邑某

答崔平山

答席生漢翼漢廷

與李枚吉壻

與魯瞻弟

答沈友聖

答阜平令潘

答陳世兄

答張西山先生

答席生漢翼漢廷

上陳房師

上魏環溪先生書

與閩臬趙公

卷之二

卷疏表策

畿輔民情疏

論奪情疏

請速停保舉永明先用疏

時務條陳六款

擬請上臨雍釋奠表

風俗世民

序谷阜平分番

舊本四書大全序

周永瞻先生四書斷序

周雲虬先生四書集義序

黃陶庵先生集序

傅鷺來感懷詩序

陸桴亭思辨錄序

同邑文序

慕厯科小題永言集序

靈壽教諭張君壽序

潘泗庵先生壽序

授經堂壽序

曹母成孺人壽序

記曹母淑人壽文

畿輔八府地圖記

謙守齋記

崇明老人記

墓表

中憲大夫江南布政使司參議分守蘇松常道加

三級方公墓表

陳母侯孺人壙記

先府君壙記

亡弟尚桓壙記

祝文 祭文

宿廟文

誓神文

告城隍禱雨文

告城隍謝雨文

祭京江張太夫子文

祭座師柏卿魏公文

祭蔚州魏公文

祭某封翁文

祭同年周進士義扶文

祭應潛齋先生文

祭應潛齋公文

祭應潛齋公文

祭應潛齋公文

書對懷雨文布政使司參議分

書對懷雨文表

書懷文補人壽記

書懷文補記

疏文

陸稼書先生文集卷之一

儀封張伯行考先訂

受業

羅源陳紹濂

全校

平和汪奇猷

雜著

太極論

論太極者不在乎明天地之太極而在乎明人身之太極  
明人身之太極則天地之太極在是矣先儒之論太極所  
以必從陰陽五行天地生物之初言之者惟恐人不知此  
理之原故遡其始而言之使知此理之無物不有無時不  
然雖欲頃刻離之而不可得也學者徒見先儒之言陰陽

言五行言天地萬物廣大精微而不從我身切實求之則  
豈前賢示人之意哉夫太極者萬理之總名也在天則爲  
命在人則爲性在天則爲元亨利貞在人則爲仁義禮知  
以其有條而不紊則謂之理以其爲人所共由則謂之道  
以其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則謂之中以其真實無妄則謂  
之誠以其純粹而精則謂之至善以其至極而無以加則  
謂之太極名異而實同也學者誠有志乎太極惟於日用  
之間時時存養時時省察不使一念之越乎理不使一事  
之悖乎理不使一言一動之踰乎理斯太極存焉矣其寂  
然不動是卽太極之陰靜也感而遂通是卽太極之陽動  
也感而復寂寂而復感是卽太極之動靜無端陰陽無始  
也寂然之中而感通之理已具感通之際而寂然之體常  
在是卽太極之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也分而爲五常發而  
爲五事布而爲五倫是卽太極之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  
金土也以之處家則家齊以之處國則國治以之處天下  
則天下平是卽太極之成男成女而萬物化生也合吾身  
之萬念萬事而無一非理是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卽吾身  
之一念一事而無之非理是一物各具一太極也不越乎  
日用常行之中而卓然超絕乎流俗是太極之不離乎陰  
陽而亦不雜乎陰陽也若是者豈必遠而求之天地萬物

而太極之全體已備於吾身矣。幽是以觀天地則太極之在天地亦若是而已。由是以觀萬物則太極之在萬物亦若是而已。天地萬物浩浩茫茫測之不見其端窮之莫究其量而莫非是理之發見也。莫非是理之流行也。莫非是理之循環而不窮也。高明博厚不同而是理無不同也。飛潛動植有異而是理無異也。是理散於萬物而萃於吾身原於天地而賦於吾身是故善言太極者求之遠不若求之近求之虛而難據不若求之實而可循。故周子太極圖說雖從陰陽五行言之而終之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其示人之意亦深切矣。又恐聖人之立極非學者可驟及也而繼之曰君子脩之吉脩之爲言擇善固執之謂也。而朱子解之又推本於敬以爲能敬然後能靜虛動直而太極在我嗚呼至矣。先儒之言雖窮高極深而推其旨不過欲人脩其身以治天下國家焉耳。學者慎無驚太極之名而不知近求之身也。

泰伯三讓論

說者曰伯之讓讓周也太王有立季歷之心伯知之而逃遂使季之後終有天下是爲以天下讓嗚呼是未嘗深原乎古人之事而猥以己意揣測之者也。夫使太王果有立季歷之心則亦何足爲太王廢長立幼此晉獻齊景之所

爲而謂太王爲之乎卽曰季厯生昌有聖德使太伯嗣位  
昌爲之佐可矣豈遂以是廢長幼之倫哉且如太王果欲  
立季則是非正也邪也伯探其父之邪志而成之可謂至  
德乎然則其爲讓奈何曰伯非讓周也太王之欲立季厯  
在伯旣去之後不在伯未去之前也季厯之天下因伯之  
讓而有而伯之讓不爲季厯也伯非讓周也讓商也讓商  
也者太王有翦商之志而伯不從伯不從而周不遽王商  
不遽亡是之謂以天下讓云爾考之周史太王遷岐在小  
乙之世繼而武丁中興六十年商道方隆太王何自有翦  
商之志泰伯又何自以天下讓曰是不然武丁之中興泰  
伯之讓成之也使泰伯不讓則武丁不中興何則史稱小  
乙之世商道寢衰是時六七作之賢聖已遠而恭默思道  
之君猶在民間商之不絕如綫而周以積功彙仁之後加  
之以太王之英明綱紀益脩德澤益廣國勢益強天下歸  
太王於小乙之世猶其歸文王於辛受之世也而泰伯又  
以明聖顯懿之資佐乎其後使太王主之泰伯從之商之  
不祀豈待孟津之會哉泰伯知其勢之不可止也是故以  
身去之泰伯去而太王以遲暮之年王季又當儲位初定  
之日勢不能以及遠然後天下之歸周者稍衰商之勢得  
以稍安而徐俟夫賢聖之君出而振興之此泰伯之志也

故武丁之興泰伯成之也蓋泰伯之志猶之文王文王之權在己故率六州以事之而直行其臣節泰伯之權在父故逃荆蠻以避之而曲遂其忠貞文王不幸而遇紂故六州之事不得不變爲牧野之師而名以相形而愈著泰伯幸而終遇武丁故蠻荆之逃止見爲家庭之變而名遂相泯而不彰要之兩聖人之德則一而已矣噫泰伯所以爲讓者如此泰伯之讓所以爲至德者如此夫子懼天下之民不知稱也故表而出之而後世乃曰讓周也非讓商也則是泰伯之讓與魯隱宋宣子臧季札之徒無異也夫魯隱宋宣子臧季札之徒春秋譏其啓亂矣泰伯之讓爾如是也夫子肯謂之至德耶甚矣其不深原乎古人之事而猥以己意揣測之也雖然以泰伯爲讓商是矣以太王爲翦商無乃非人臣之義乎曰不然泰伯守天下之大經者也太王通天下之大權者也太王翦商之志猶武王誓師之志泰伯讓商之心猶夷齊叩馬之心故知武王與夷齊之無異者則知太王與泰伯之無異不然以太王之明豈不知泰伯之志以泰伯之德豈不足以感動乎太王而乃父子相戾若是也哉

錢子辰字說

錢子子辰初名樞一日有志於聖賢之學奮然曰吾惡夫

向者之不聞道也因改其名曰民而請字於予且問學焉  
予告之曰子何以改名爲哉自古聖賢豈皆生而聞道者  
耶蓋亦有始爲庸人一旦發憤而力學者矣方其未學則  
人間其名而忽之賤之及其既學則人間其名而重之敬  
之名不變而聞其名者變矣何以改爲哉然吾聞之新沐  
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惟恐其舊染之汙也子辰志於  
學而改其名是亦彈冠振衣之意也且業已改之矣然則  
請改其名而仍其字可乎子辰曰吾初之名樞而字子辰  
也蓋取北辰天樞之義今改其名而仍其字母乃名與字  
不協乎予曰何爲其不協哉夫聖人之道始乎卑極乎高

始乎邇極乎遠其爲道不過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其  
教人用力之方不過學問思辨篤行其脩於身也不過忠  
信篤敬懲忿窒欲遷善改過其處事而接物也不過曰正  
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  
有不得反求諸己初無高遠難行之事昏冥昏默不可知  
之理而造其極則至於位天地育萬物是故卑者高之基  
也邇者遠之則也今夫天下之卑且邇者莫如民而高且  
遠者莫如辰子辰誠審乎民之義則守其庸言庸行循循  
乎規矩之中而勿躐等以進誠審乎辰之義則以聖神爲  
必可學以參贊爲不足異而勿半途而廢始乎民終乎辰

聖學備矣中庸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則民之謂也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則辰之謂也論語曰下學而上達下學者民之謂也上達者辰之謂也子辰勉之哉

讀朱子告郭友仁語

考亭淵源錄一條郭友仁德元告行先生曰人若於日間閒言語省得一兩句閒人客省得一兩人也濟事若渾身都在鬧場中如何用工人若逐日無事有見成飯喫用半日靜坐半日讀書如此一二年何患不進高忠憲纂朱子節要亦載此條愚按德元曾學禪此語係德元所記恐失其真觀朱子答劉涪叟云某舊見李先生嘗教令靜坐後來看得不然只是一個敬字好方無事時敬於自持及應事時敬於應事讀書時敬於讀書便自然該貫動靜心無時不存又答潘子善云云可見朱子未嘗教人靜坐況限定半日哉愚故謂德元所記恐失其真幾亭陳氏以此二語爲朱子教人之法誤矣或疑程子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朱子於復卦象注曰安坐以養微陽也是言初動之時宜靜也於咸卦初爻注曰此卦雖主於感然六爻皆宜靜而不宜動也是言方動之際宜靜也於太極圖注曰聖人全動靜之德而嘗本之於靜是言未動之先宜靜也程朱何嘗不言靜不知程朱固未嘗不言靜而未嘗限定半日

陸稼書集

且其所謂靜者皆是指敬非如學禪者之靜又恐敬之混入於禪也而申言之曰略綽提撕夫敬猶恐其有病也而況專言靜乎

宜請讀東萊博議

東萊論管仲云王道之外無坦途舉皆荆棘仁義之外無功利舉皆禍殃此與董江都正誼明道之言正相為表裏合二公之言方盡得孟子首章之意

跋讀書分年日程後

讀書分年日程三卷元程畏齋先生依朱子讀書法脩之以示學者朱子言其綱而程氏詳其目本末與而體用備

誠由其法而用力焉內聖外王之學在其中矣當時曾頌行學校明初諸儒讀書大抵奉為準繩故一時人才雖未及漢宋之隆而經明行脩彬彬盛焉及乎中葉學校廢弛家自為教人自為學則此書雖存而由之者鮮矣鹵莽滅裂無復準繩求人才之比隆前代豈不難哉今國家尊崇正學諸不在朱子之術者皆擯不得進而羽翼朱學之書以次漸行學者始知有此書然舊版漶漫不勝魯魚亥豕之訛讀者病焉余故校而梓之有能由是興起且以此建白於上依朱子貢舉議鼓勵天下讀書之士盡由是法則人才其庶幾乎或曰學者天資不同鈍敏各異豈必皆如

程氏所謂看讀百遍背讀百遍乎曰中人以下固不待言若生知學知之人而用困知之功不更善乎況生知學知者有幾人耶或曰明初纂四書五經性理大全採諸儒之說備矣蔡虛齋林次崖陳紫峯之徒又推大全之意各自著書爲學者所宗矣今程氏讀經日程又必取古註疏朱子語類文集及諸儒之解釋而鈔之而讀之而玩之不可省乎朱子綱目一書治亂得失昭然矣程氏又必取溫公通鑑及司馬遷班固范祖禹歐陽脩之史而參之不亦煩乎曰綱目猶春秋也溫公通鑑及遷固諸家之史猶魯史舊文也魯史舊文不存學者不能盡見聖人筆削之意故言春秋者至於聚訟今通鑑及遷固諸家之史具在參而觀之而紫陽筆削之妙愈見是烏可以不考乎永樂時纂大全當時承宋儒理學大明之後雖胡楊金蕭未爲升堂入室之儒而所採取者無非濂洛關閩之微言蔡林諸儒又從而發明之固皆有功學者之書也然其缺略疏漏者亦有矣幸而朱子之全書具存諸家之解釋未盡湮沒邈而考之以補大全之闕不亦善乎至於古註疏則固漢唐千餘年間學者之所講求程朱之學亦從此出而益精焉耳雖曰得不傳之學於遺經然非鄭康成孔穎達之流闡發於前程朱亦豈能鑿空剏造耶故程朱之於古註疏猶

孔子之於老彭也幸而其書尚存不至如夏殷之無徵是亦不可以不考也曰然則學者所當讀之書盡於程氏所編乎程氏以前諸子百家之書程氏而後諸儒之書亦有當讀而玩者乎曰程氏特言其切而要者耳書固不盡是也先秦之時若國語戰國策以至老莊之道德荀卿之言學管韓之論治孫吳司馬之談兵雖皆駁而不純儒者亦當知其梗槩漢以後若揚雄董生王通之書雖未及洛閩之精而亦往往爲先儒所取固當擇而讀也然程氏而後若薛文清之讀書錄胡敬齋之居業錄羅整庵之困知記陳清瀾之學菴通辨皆所以辨學術之得失丘瓊山之大學衍義補所以明政事之源委是皆羽翼經傳之書不可不深考也宋元以來之治亂則有若成化之續綱目薛方山之續通鑑有明一代未有成書而其時政得失雜見於諸家之記載者亦不可不知也曰然則窮年累月於章句之中不近於支離博而寡當乎且世益遠而書益多後之讀者不愈難乎曰一代卓然不可磨滅之書固不多有其他紛然雜出之書隨出隨沒惟患讀之無法耳不患其多也亦惟謹守是編之法而已以讀書爲支離是故近年以來陽儒陰釋之學非我所敢知也是編之法非程氏之法而朱子之法也非朱子之法而孔孟以來教人讀書之法

也舍孔孟讀書之法而欲學孔孟之道有是理哉

書四書惜陰錄後

江陰徐子爾瀚以所著四書惜陰錄示予謂之惜陰者其  
大旨以爲聖賢之學隨知隨行若知而不行雖讀盡十三  
經二十一史徒做精神其光陰可惜也故嘗深痛舉業之  
驅人入鄙欲學者實從事於聖賢之道而勿務空知蓋其  
旨與曾子之尊聞行知董生之正誼明道相爲表裏而每  
於一章之中三致意焉豈非所謂喫緊爲人者歟學者誠  
知其所惜而勉強焉以孔孟之言爲範圍身心之資而勿  
視爲爵祿之資以程朱之解爲指點行道而設勿視爲作

文而設知人心道心之辨矣則必實使道心爲主而人心  
聽命知理義之性氣質之性有殊矣則必實以理義變化  
其氣質勿徒曰吾姑辨之姑言之發爲議論可以悅人耳  
目而已一息勿敢懈也一言一動勿敢慢也如是可謂不  
負其陰而於聖人之道不遠矣雖然徐子所惜亦就知道  
而不實用力者言耳若夫甘陷溺於道外孜孜矻矻以聲  
色爲可娛以勢利爲可慕以辭章爲可誇以虛無寂滅爲  
可樂或援儒以入墨或推墨以附儒其於道也尙不能知  
又何論行其爲可惜更何如哉其可不以陷溺之餘轉而  
從事於聖人之道哉余不敏少嘗汨沒於舉業中年竊聞

先儒之緒論始若望見涯涘而未能得其堂奧今髮種種矣尚不免於出入紬繹徐子惜陰之義不覺惶然汗下遂書於其末以誌仰止之意願以餘年竭其駑鈍作秉燭夜游之計以庶幾無愧於曾子董生之言徐子其尙有以策我哉

翁養齋教子圖跋

客有持養齋翁君教子圖請跋者展而閱之奇松怪石出沒烟霞而翁君挾四子徜徉其間左圖右書顧盼自得洵人間樂事宜乎軒冕之士皆詠歌而歎美之然我不知翁君之所以教子者如何也夫教之途至雜而其收功不一

無論溺於佛老汨於詞章蕩其心而不可以爲教卽五經四書人誰不讀然有讀之而得其精英出則澤潤生民處則名垂天壤亦有讀之而得其糟粕借以獵取富貴而未嘗真知聖賢之道熙熙穰穰於名利之中爲世之蠹而已翁君誠分別以示其子使之出乎此勿出乎彼取舍既定然後日就而月將焉則今之挾一編呬唔松石間者行當爲祥麟威鳳光耀宇宙而茲圖洵足羨也矣

題許勛亭小像

坐柳陰深處清流激湍映帶左右洵讀書佳境但未知所讀何書蘇子瞻兄弟古今稱讀書人然早拾蘇張之緒餘

晚醉佛老之糟粕君子惜焉若盧駱王楊之徒沈醉風雲  
月露中又無足論矣讀一旬有一旬之益者其惟濂洛關  
閩之書乎知我勛亭世學相傳必能辨乎此曾點春風沂  
水所詠必係尼山刪定無疑也

書座右

楊慈湖知溫州自奉最菲常曰吾敢以赤子膏血自肥乎  
陸象山知荆門軍時曰簿書日數之間此姦貪寢食出沒  
之處故於錢穀事綜核不遺張子韶僉書鎮東判官大書  
於壁曰此身苟一日之間百姓罹無涯之苦讀此三言可  
悚然於清慎勤之不可須臾忘矣是二先生學術皆偏僻

不可為訓而其居官乃能如是學程朱者其可不知愧哉  
書之壁開朝夕自警又當思三先生天資如是之美所以  
不能入聖人之室者則以其不善學也仕優而學又居官  
者所當汲汲哉

學術辨上

漢唐之儒崇正學者尊孔孟而已孔孟之道尊則百家之  
言熄自唐以後異端曲學知儒者之尊孔孟也於是皆託  
於孔孟以自行其說我曰孔孟彼亦曰孔孟而學者遂莫  
從而辨其是非程朱出而崇正闢邪然後孔孟之道復明  
而天下尊之自宋以來異端曲學知儒者之尊程朱也於

是又託於程朱以自行其說我曰程朱彼亦曰程朱學者又莫從而辨其是非程朱言天理則亦言天理天理之名同而其所指則霄壤矣程朱言至善則亦言至善至善之名同而其所指則冰炭矣程朱言靜言敬則亦言靜亦言敬靜敬之名同至所以爲靜敬則適越而北轅矣程朱之言有可假借者則曰程朱固若是也有不可假借者則曰此其中年未定之論也黑白淆而雅鄭混雖有好古篤志之君子力扶正學亦止知其顯叛程朱之非至其陽尊而陰篡之者則固不得而盡絕矣蓋其弊在宋元之際卽有之而莫甚於明之中葉自陽明王氏倡爲良知之說以禪

之實而託儒之名且輯朱子晚年定論二書以明己之學與朱子未嘗異龍溪心齋近溪海門之徒從而行之王氏之學徧天下幾以爲聖人復起而古先聖賢下學上達之遺法滅裂無餘學術壞而風俗隨之其弊也至於蕩軼禮法蔑視倫常天下之人恣睢橫肆不復自安於規矩繩墨之內而百病交作於是涇陽景逸起而救之痛言王氏之弊使天下學者復尋程朱之遺規向之邪說詖行爲之稍變然至於本源之際所謂陽尊而陰篡之者猶未能盡絕之也治病而不能盡絕其根則其病有時而復作故至於啓禎之際風俗愈壞禮義掃地以至於不可收拾其所從

來非一日矣故愚以爲明之天下不亡於寇盜不亡於朋黨而亡於學術學術之壞所以釀成寇盜朋黨之禍也今之說者猶曰陽明與程朱同師孔孟同言仁義雖意見稍異然皆聖人之徒也何必力排而深拒之乎夫使其自外於孔孟自外於仁義則天下之人皆知其非又奚待吾之辨惟其似孔孟而非孔孟似仁義而非仁義所謂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此其所以不容不辨耳或又曰陽明之流弊非陽明之過也學陽明之過耳程朱之學豈獨無流弊乎今之學程朱者未必皆如敬軒敬齋月川之絲毫無疚也其流入於偏執固滯以至僨事者亦有矣則亦將歸罪程朱乎是又不然夫天下有立教之弊有未學之弊未學之弊如清源而流濁也立教之弊如源濁而流亦濁也學程朱而偏執固滯是未學之弊也若夫陽明之所以爲教則其源先已病矣是豈可徒咎未學哉

學術辨中

陽明以禪之實而託於儒其流害固不可勝言矣然其所以爲禪者如之何曰明乎心性之辨則知禪矣知禪則知陽明矣今夫人之生也氣聚而成形而氣之精英又聚而爲心是心也神明不測變化無方要之亦氣也其中所具之理則性也故程子曰性卽理也邵子曰心者性之郭郭

朱子曰靈處是心不是性是心也者性之所寓而非卽性也性也者寓於心而非卽心也先儒辨之亦至明矣若夫禪者則以知覺爲性而以知覺之發動者爲心故彼之所謂性則吾之所謂心也彼之所謂心則吾之所謂意也其所以滅彝倫離仁義張皇詭怪而自放於準繩之外者皆由其不知性而以知覺當之耳何則旣以知覺爲性則其所欲保養而勿失者惟是而已一切人倫庶物之理皆足以爲我之障而惟恐其或累宜其盡學而棄之也陽明言性無善無惡蓋亦指知覺爲性也其所謂良知所謂天理所謂至善莫非指此而已故其言曰佛氏本來面目卽我

門所謂良知又曰良知卽天理又曰無善無惡乃所謂至善雖其縱橫變幻不可究詰而其大旨亦可睹矣充其說則人倫庶物固於我何有而特以束縛於聖人之教未敢肆然決裂也則又爲之說曰良知苟存自能酬酢萬變非若禪家之遺棄事物也其爲說則然然學者苟無格物窮理之功而欲持此心之知覺以自試於萬變其所見爲是者果是而見爲非者果非乎又況其心本以爲人倫庶物初無與於我不得已而應之以不得已而應之心而處乎未嘗窮究之事其不至於顛倒錯謬者幾希其倡之者雖不敢自居於禪陰合而陽離其繼起者則直以禪自任不

復有所忌憚此陽明之學所以爲禍於天下也涇陽景逸深懲其弊知夫知覺之非性而無善無惡不可以言性其所以排擊陽明者亦可謂得其本矣然其學也專以靜坐爲主則其所重仍在知覺雖云事物之理乃吾性所固有而亦當窮究然既偏重於靜則窮之未必能盡其精微而不免於過不及是故以理爲外而欲以心籠罩之者陽明之學也以理爲內而欲以心籠罩之者高顧之學也陽明之病在認心爲性高顧之病在惡動求靜我觀高子之論學也言一貫則以爲是入門之學言盡心則以爲盡心然後知性言格物則曰知本之謂物格與程朱之論往往齟齬而不合者無他蓋欲以靜坐爲主則凡先儒致知窮理存心養性之法不得不爲之變易夫靜坐之說雖程朱亦有之不過欲使學者動靜交養無頃刻之離耳非如高子困學記中所言必欲澁神默坐使呈露面目然後有以爲下手之地也由是觀之則高顧之學雖箴砭陽明多切中其病至於本源之地仍不能出其範圍豈非陽明之說浸淫於人心雖有大賢不免猶蹈其弊乎吾嘗推求其故天下學者所以樂趨於陽明而不可遏者有二一則爲其學者可以縱肆自適非若程朱之履繩蹈矩不可假借也一則其學專以知覺爲主謂人身有生死而知覺無生死故

其視天下一切皆幻而惟此爲真故不賢者旣樂其縱肆而賢者又思求其無生死者此所以羣趨而不能舍嗚呼縱肆之不可易明也至於無生死之說則真禪家之妄耳學者取程朱陰陽屈伸往來之論潛心熟玩焉其理亦彰矣奈何不此之學而彼之是惑乎

學術辨下

陽明之學興從其學者流蕩放佚固有之矣亦往往有大賢君子出於其閒其功業足以潤澤生民其名節足以維持風俗今日陽明之學非正學也然則彼皆非歟若夫明之末季潰敗不振蓋氣運使然豈盡學術之故也明之衰可以咎陽明則宋之衰亦將咎程朱周之衰亦將咎孔孟乎是又不然周宋之衰孔孟程朱之道不行也明之衰陽明之道行也自嘉隆以來秉國鈞作民牧者孰非浸淫於其教者乎始也倡之於下繼也遂持之於上始也爲議論爲聲氣繼也遂爲政事爲風俗禮法於是而馳名教於是而輕政刑於是而紊僻邪詭異之行於是而生縱肆輕狂之習於是而成雖曰喪亂之故不由於此吾不信也若其閒大賢君子學問雖偏而人品卓然者則又有故蓋天下有天資之病有學術之病有天資僻而學術正者有學術僻而天資美者恆恃其勝負之數以爲其人之高下如

陸和書集 卷之一 正誼堂  
柴之愚參之魯師之辟由之嗙而卒爲聖門高弟此以學  
勝其天資者也如唐之顏魯公宋之富鄭公趙清獻皆溺  
於神仙浮屠之說而志行端方功業顯赫爲唐宋名臣此  
以天資勝其學術者也人見顏富諸公之志行功業則以  
爲神仙浮屠之無損於人如此且以爲諸公之得力於神  
仙浮屠如此是何異見氣盛之人冒風寒而不病而謂不  
病之得力於風寒善飲之人多飲而惺然而謂惺然之得  
力於多飲豈其然乎今自陽明之教盛行天下靡然從之  
其天資純粹不勝其學術之僻流蕩忘返者不知凡幾矣  
間有卓越之士雖從其學而修身勵行不愧古人是非其  
學之無弊也蓋其天資之美而學術不能盡蔽之亦如顏  
富諸公學於神仙浮屠而其人其行則非神仙浮屠之可  
及也是故不得因其學而棄其人亦豈可因其人而遂不  
敢議其學哉且人但見顏富之品行卓犖而不知向使其  
不溺於異學則其所成就豈特如此而已但見明季諸儒  
爲王氏之學者亦有大賢君子出其間而不知向使其悉  
遵程朱遺法不談良知不言無善無惡不指心爲性不偏  
於靜坐不以一貫盡心爲八門不以物格爲知本則其造  
詣亦豈僅如是而已耶譬諸日月之蝕然不知其所虧之  
已多而但指其僅存之光以爲蝕之無傷於光豈不誤乎

嗚呼正學不明人才陷溺中人以下既汨沒而不出而大賢者亦不能自盡其才可勝歎哉

伏承

手教示以先儒學問淵源捧讀再三知先生苦心此

道非世儒所及又蒙不鄙欲使陳其芻蕘之見隴其末學無知豈敢妄言先儒得失然有道當前不以生平所管窺者一就正焉是自棄也雖知其淺陋敢不敬陳以俟君子之終教之隴其嘗以為近世學術之弊起於不能謹守考亭故救弊之法無他亦惟有力尊考亭耳以有明一代之

儒論之文清敬齋所以確然為學者規矩準繩而無遺議者以其所言所行無非考亭而已自是而後厭正學為支離輒欲以智臆所見自關門戶自起鑪竈始於新會盛於姚江天下翕然宗之以至於橫溢奔潰而不可止其為世禍亦既彰明較著矣其間非無大儒鑒其流弊欲起而正之而不免依違出入於兩可之間不能一以考亭為主是

以其學半明半晦微言大義終於綦塞良可歎也晚明諸儒學術之正無如涇陽景逸其扶植綱常之念真可與日月爭光其痛言陽明之弊亦可謂深切著明矣而考其用力所在質之紫陽亦有不能無疑者姑取高子書中數端

言之其困學記所謂旅舍小樓見六合皆心者朱子有此光景乎其行狀所謂焚香兀坐坐必七日者朱子有此功夫乎其遺疏所謂君恩未報願結來生者朱子有此等語乎又朱子自云平生精力盡於大學而格致一章則其教人起手之所在也良知之家所最不滿於朱子者在此景逸既尊朱子而亦以古本爲是以不分經傳爲是以格物爲知本此何謂也又陽明無善無不善之說淵源告子不知性之甚者也景逸既深知其非矣卻又云無善之說不足以亂性而足以亂教夫性與教若是其二乎既足亂教而謂不足亂性又何爲也此皆大綱所在而相左如此學者將何所取舍乎故竊嘗謂有明諸儒不特龍谿緒山心齋東郭念庵近溪顯樹姚江之幟以與紫陽相角卽涇陽景逸亦未能脫姚江之藩籬謂其尊朱子則可謂其爲朱子之正脈則未也整庵之學最爲近之然其論理氣必欲舍朱子而自爲一說竊所不解少墟啓新尙未見其全書恐亦與高顧之學不大相遠凡此諸家非不好學深思以羽翼聖道爲己任然窺其微旨皆不免有自關門戶自起鑪竈之意而不肯純以朱子爲師何怪乎講學者眾而學益晦乎夫朱子之學孔孟之門戶也學孔孟而不由朱子是入室而不由戶也故隴其謂今日有志於聖學者有朱

子之成書在熟讀精思而篤行焉如河津餘干可矣若夫新會姚江以來諸儒之說真偽錯雜不可不精擇而慎別之也一隅之見如此先生沈深積學去取之心必有定見所輯五先生語錄不識可惠教否因乏便羽久稽報命統希垂鑒臨楮神馳

舍上湯潛庵先生書

隴其浙西鄙儒無所知識蒙先生不棄惓惓欲叩其所學此前輩不遺葑菲之意末學何幸而遇之急欲出其胸中所疑以就正有道然知先生素敦淳古之風不欲學者詆毀先儒以開澆薄之門若直陳所見妄論先儒得失恐迹涉詆毀以蹈於澆薄之咎是以踟躕而未敢陳退而思之詆毀先儒者學者之大病也辨別是非者又學者之急務也使避詆毀之迹混是非而不辨恐有適越而北轅之病且使所見未盡當亦正宜陳之大君子之前以求鍼砭庶掩覆匿非切己自治之道也是以敢布其固陋惟高明終教之隴其嘗竊以爲孔孟之道至朱子而大明其行事載於年譜行狀其言語載於文集語類其示學者切要之方則見於四書集註或問小學近思錄其他經傳凡經考定者悉如化工造物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學者舍是而欲求孔孟之道猶舍規矩準繩而欲成室也亦理所必無

矣是故前朝以其書列於學宮使學者誦而法之其背叛乎此者雖有異敏才智必黜而罪之有明一代之制無有善於此者方其盛時師無異教人無異論道德一而風俗淳其明效大驗亦略可睹矣雖百世守之可也學者但患其不行不患其不明但當求入其堂奧不當又自關門戶自陽明王氏目爲影響支離倡立新說盡變其成法知其不可則又爲晚年定論之書援儒入墨以僞亂真天下靡然響應皆放棄規矩而師心自用學術壞而風俗氣運隨之比之清談之禍晉非刻論也今之君子往往因其功業顯赫欲爲回護此誠尊崇往哲之盛心然嘗聞之前輩所紀載其功業亦不無遺議此姑無論卽功業誠高不過澤被一時學術之僻則禍及萬世豈得以此而寬彼哉且陽明之功孰與管敬仲敬仲之九合一匡孟子猶羞稱之而況陽明乎故嘗竊謂今之學者必尊朱子而黜陽明然後是非明而學術一人心可正風俗可淳陽明之學不熄則朱子之學不尊若以詆毀先儒爲嫌則陽明固嘗比朱子於楊墨洪水猛獸矣是以古之詆毀先儒者莫若陽明也今夫黜陽明正黜夫詆毀先儒者也何嫌何疑乎羅整庵之困知記陳清瀾之學部通辨其言陽明之失至詳且悉豈皆好詆毀人而爲是曉曉耶其亦有不得已者耶學術

之害其端甚微而禍最烈故自古聖賢未嘗不謙退貴忠厚而於學之同異必兢兢辨之其所慮遠矣不然當今之世有能真實爲陽明之學者其賢於庸惡陋劣之徒相去不萬萬耶何爲其議之也至於陽明之後如梁谿蕺山皆一代端人正士而其學亦有不可解者名爲救陽明之失而實不能脫陽明之範圍其於朱子家法亦盡破壞每讀其書未嘗不重其人而疑其學昔孟子於伯夷柳下惠推爲聖人百世之師至於論知言養氣則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夷與惠皆不得與焉蓋天下有興起之師有成德之師興起之師廉頑立懦能拔人心於陷溺之中成德之師

切琢磨磋能造人才於精粹之地使以興起之師而遂奉爲成德之師則偏僻固滯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故如梁谿蕺山以之興起人心則有餘以之成就人材則不足其學亦恐不可盡宗也芻蕘之見如此不審先生以爲何如恃愛之深敢發狂言以待君子之教正舊文數首并塵合覽統希垂鑒臨楮悚惶

又

前因奉謝台教偶及薛胡王陳之辨非能尊之抑之也不過述前人之成論以求指示過蒙獎譽殊深顏汗至來札以國典爲嫌鄙意王陳之崇祀不過明季一時之制原未

可爲萬世定論正賴儒者討講以備禮官之採擇非所謂  
矛盾也往者苟況揚雄之徒皆嘗濫入兩廡俱賴諸儒議  
論得以改正我輩未有議禮之任雖不可過爲激論涉於  
橫議豈可便寘而弗問耶來札又云此種學問或亦足救  
泥章句耽支離者之萬一此又有說欲救章句支離之失  
莫如理會朱子居敬窮理之學內外本末交相培養自無  
一病若欲以王陳救之恐章句支離之弊未去而虛無放  
蕩之病先成爲害非細且卽欲取其所長亦非盡發其病  
痛不可譬如附子大黃自非法製豈可入藥不識先生以  
爲何如尊刻謹拜登受辛書在絳州者并祈留神承諭欲  
借先儒諸集惟蔡虛齋賀克恭集在南中曾見之此間無  
有曹月川亦止見夜行燭等七種其餘諸集皆嘗訪求而  
未得怱怱草復拙刻二種附正統希垂照不旣重訂垂棘  
并二續三續俱已奉教尚未見初續一編希并惠賜以成  
全璧再懇

答同年許子位

憶自西湖別後久闕台顏時深飢渴不意奉命承乏貴邑  
擬於莅任後躬叩龍門快聆大教忽蒙台翰宣頌深感殷  
勤至意但隴其生平勵志以廉潔自期而力薄才劣又值  
國步多艱之日便民利國勢或相左擬學第五倫之躬斬

陸稼書集 卷之一  
馬草鄧伯道之自運家糧敢期保障庶免繭絲生平簞瓢  
自樂行且冰蘖知甘然何以除稂莠而植嘉禾何以親鸞  
鳳而遠梟獍何以遺利澤於百年何以解倒懸於今日撫  
字何方催科何法大而移風易俗小之剔蠹損煩先生理  
學經濟夙著東南蒼生望澤甚殷況貴邑利弊所熟悉者  
乎惟期一一賜教開我愚蒙敢不虛己以聽使嘉邑受某  
一分之益卽大君子一分之賜也臨楮不勝仰企之至

與李子赤茂

數年契闊得一聚首又穴劇之際不能細罄衷曲耿耿何  
如此時此地爲有司者其日在荆棘閒何如物外軒中擁  
萬卷書焚香吟詩具人閒樂境耶願足下寶此閒暇專志  
正學勿以有用光陰浪擲旁門此則故人所私禱耳前聞  
畱心文獻通考此儒者有用之學以大才肆力於此欣羨  
欣羨但程朱文集語錄及明儒薛敬軒胡敬齋諸錄尤爲  
體用兼備之書不可不讀高明豈有意乎淵伯常會否所  
作貽安錄一書大有關繫弟已爲作序但文樸陋不足以  
表揚似不可少物外軒一序幸速成之

與雲間陸郡博

恭惟先生學有淵源教育之澤久著三吳茲者秉鐸雲間  
事事步武前人譽髦之士蒸蒸向化此地久汨沒於辭章

近復馳逐於聲利以先生方正篤實之學爲之砥柱轉移之機當不遠矣弟嘗竊思學校爲天下根本當今欲整頓缺壞必自此始而上下皆不甚留意近來益復龐雜居此職者亦往往多自菲薄不肯以古人自期待然胡安定曹月川所以赫赫今古者正以其能爲於舉世不爲之時也使舉世皆已爲之則亦無貴乎安定月川矣然則今之龐雜而苟且者不可謂非豪傑振興之時也先生豈非其人哉弟夙仰高風秋閒在玉峯晤靈昭令姪益悉道範又獲讀四書定解如親承指示高山之仰何啻飢渴而台駕枉臨不及倒屣每用耿耿茲因舍姪胥生王機獲在門牆敢附數行申候并謝教益屠生爲亡弟幼壻向曾執經於弟年少有志先生進而教之俾知聖賢之學得有所成就幸甚臨楮曷勝惶悚之至

上座師張素存先生

自山左道上得侍函丈恩恩言別不及細聆教言至今耿耿遙想老夫子從容侍從皋夔事業行當照耀宇宙豈惟門牆之內實寵嘉之隴其荷蒙垂愛夙夜惕厲思欲稍自樹立以圖報稱不意才疏政拙不能免於部議遂遭罷黜固分所宜但私心竊懼者世俗不諒謬以隴其爲過於寬厚有誤催科此言流傳功名之士遂將以寬厚爲殷鑒其

害非細其實隴其於催科較之他邑不大相遠核其民欠尚少於他邑特勸諭多而敲朴少其迹類於縱弛耳隴其方自愧不能盡用德教而論者乃以爲寬厚之誤豈不誣乎既退歸田園悠悠之口應實勿論然此乃人心氣運所關故敢於知己之前一陳之使大君子鑒焉知其罷黜之故由於學不至德不足而寬厚無罪焉則庶幾耳至若一身之得失榮辱雖不能如古人之塵視軒冕然聖賢義命之學則固嘗聞之矣豈敢以此咎人也兩載鹿麕未獲一候起居疏慢之罪不可言狀茲因便羽聊展寸忱不莊不備統希鑒原臨稟曷勝悚切之至

答崑山丘近夫

夏間接手札未獲裁報時懷耿耿年翁學問文章夙昔欽仰過承謙抑殊不敢當不棄駑鈍得常親道範斯厚幸矣今之志於道者鮮如年翁之卓然以正學自任此真斯世之祥麟威鳳豈特夔絕三邑已耶惟望益加砥勵如陟泰岱進而彌高如溯星宿探而愈深直造其巔直窮其源使古學之不絕如縷復昭昭於天壤則世道之福也膠城學者雖眾然與之言舉業則欣欣樂聞與之言爲己之學多捍格而不入惟諸莊甫超然功利之外可謂篤行之士所著文字亦彬彬可觀近常相往來猶記高明之極口贊歎

洵不虛耳瞻望咫尺未獲把臂罄所欲言悵悵何如因便  
申候臨楮曷勝神馳

復房師陳省齋先生

客歲從關使者得老師札卽作一稟附呈想已入台覽兩  
載鹿鹿未獲專使一候起居罪何可言隴其本屬菲材荷  
蒙提拔驟得一宮硜硜自守惟恐有負知己不意以此見  
諒於君子亦以此獲戾於世俗命也復何言哉錢糧雖無  
大挂礙然亦小有未完冬底可竣局寒家本無貲蓄今亦  
適還故我幸而老親亦安貧不以蕭然爲苦明歲尋得一  
訓蒙地爲餬口計當世之事不敢復問矣自念生平學力  
疏淺此後或得以閒暇之身究心古人之學倘或稍有進  
益不終於昧昧卽爲厚幸敢尙有他望哉前歲爲老師尋  
一十七史因恐浮沈蹉跎未寄舍親北來卽當送呈臨稟  
曷勝悚切之至

與李枚吉壻

在吳門遇來使知吾壻欲援近例愚竊以爲不可朝廷設  
科取士三年一舉此正典也方正之士莫不由之而進今  
科之設不過爲急於功名者使之稍助軍需亦得一體進  
取原非所以待豪傑也吾壻英年有志前程遠大苟發憤  
力學將來鳳翥鵬翔何可限量奈何不以豪傑自待而甘

心出於此耶且就吾壻今日所處又有大不可者禮爲人後者爲其本生父母降期然服雖降而一切食稻衣錦之事必有不妥於心者蓋可降者服不可降者心也故考試之事但當與歲考不當與科舉秉禮之士莫不皆然今吾壻期年雖滿而心喪未畢儼然與應舉之士角逐於文場可乎不可乎況功名遲速有命難易亦無一定苟命應得雖在千萬人中自當脫穎而出如其不然卽兩人相較亦有得失況十五人而中一人安在其必得耶卽功名未必得而徒冒不韙竊爲高明不取也相愛之深不覺盡言惟吾壻熟籌之幸勿以吾言爲迂愚交盤尙未完局秋涼當歸草勒不悉

示大兒定徵

我雖在京深以汝讀書爲念非欲汝讀書取富貴實欲汝讀書明白聖賢道理免爲流俗之人讀書做人不是兩件事將所讀之書句句體貼到自己身上來便是做人的法如此方叫得能讀書人若不將自身上理會則讀書自讀書做人自做人只算做不會讀書的人讀書必以精熟爲貴我前見汝讀詩經禮記皆不能成誦聖賢經傳與濫時文不同豈可如此草草讀過此皆欲速而不精之故欲速是讀書第一大病工夫只是懸密不閒斷不在速也能不

開斷則一日所讀雖不多日積月累自然充足若刻刻欲速則刻刻做潦草工夫此終身不能成功之道也方做舉業雖不能不看時文然時文只當將數十篇看其規矩格式不必將十分全力盡用於此若讀經讀古文此是根本工夫根本有得則時文亦自然長進千言萬語總之讀書要將聖賢有用之書爲本而勿但知有時文要循序漸進而勿欲速要體貼到自身上而勿徒視爲取功名之具能念吾言雖隔三千里猶對面也慎毋忽之

答嘉定李生玉如

不孝生平積愆禍及先人遠辱光唁心肺方裂不能一敘契闊悚惕而已方期賢者積學奮飛爲時羽儀不謂亦此大故何天之降罔一至於斯苦塊之中未得以生芻拜几筵兼謝厚誼徒懷耿耿使者來知方爲葬事經營手札諄諄下詢惟恐稍有弗當則終身莫贖此一念已禮之本擴而充之知必有大過人者但不孝平時學業莽未能徧考古今之禮動多窒礙豈能爲高明決疑辨惑耶承問不容自己姑據所見言之壽壙一事儀禮家禮皆無明文然古人往往爲之似無預凶事之嫌左氏所謂預凶事非禮者蓋指含禭賵賻之類言之至於棺槨之屬則不可以此論故檀弓有君卽位而爲棊之文王制云六十

陸稼書集 卷之一  
歲制七十時制未聞以爲嫌也至若有庶母之葬而以兩  
邊俱葬壽壙居中爲疑則庶母葬位於禮原不應與嫡母  
相並或另附於旁或稍退一二尺如此則與壽壙亦似無  
嫌而亦不必停庶母之葬以有待也惟是世俗封壽壙純  
用吉禮則哀樂同時誠有如來札所云者不孝亦嘗疑此  
而未有所考據查儀禮筮宅主人皆往兆南北面免經註  
云免經者求吉不敢純凶疏云主人之服不純吉免經亦  
不純凶也此是卜葬宅之禮以此推之則封壽壙亦當稍  
參以吉但不可如世俗之純用吉禮或者暫釋衰經以素  
服臨事可也然當更詢之博門知禮者臆度之言不足據  
也宀中不敢久羈尊使恩恩草復知無當於禮意伏惟鑒  
諒不一

答同年顧蒼巖表叔

舊冬都門獲接尊札并領學部通辨正欲覓便致謝忽聞  
家變狼狽南歸一載以來煢煢苦塊不復知有人世應酬  
之事未獲以一字達左右乃復遠蒙光暗施及先人曷勝  
悲感又蒙垂愛欲延之家塾深荷惓惓之意但隴其明歲  
已受虞山主人之訂不容中更當另訪一友與表叔祖商  
定再圖報命也月川先生集謹已拜登此書求之十餘年  
不可得一朝獲之何啻百朋之貝耶但月川尙有四書詳

說存疑錄等書不在此集中不知彼中尙可尋覓否更望  
留神家鄉風景如舊但今歲米價驟騰人心皇皇蓋民窮  
財盡譬如疍嬴之人稍遇風寒百病交作明歲若再加長  
其勢便難支撐可爲隱憂者此耳中州光景度必相同催  
科之事勢不能全緩須使百姓洞然見我惻怛之意然後  
急之而不怨所謂信而後勞斷斷不誣呂新吾講究荒政  
最爲詳悉宜急求其書觀之擇與地方相宜者爲小民盡  
力經畫一番此根本之計也恩恩草復并謝隆誼不盡欲  
言

答某

讀來札知高明力學之志不少退屈爲之喜躍世俗滔滔  
篤志如此真不易得但札中所謂近年少有所得自以爲  
孟子後無人知者未知所得如何竊以爲孟子後無人知  
但可語宋以前若宋以來則有周程張邵有考亭朱子不  
可謂無人知賢者此語得無未深考而言之太易乎不然  
則辭未達意也愚近年所見覺得孟子之後至朱子知之  
已極其明言之已極其詳後之學者更不必他求惟卽其  
所言而熟察之身體之去其背叛者與其陽奉而陰叛者  
則天下之學無餘事矣未審高明近所得者從朱子而入  
乎抑不從朱子入乎此中得失相去懸殊得一面論之幸

甚或詳書所見寄示使不佞得辨別焉亦所願也使回恩  
息不盡欲言臨楮神馳

與曾叔祖蒿庵翁

一身遠出幼子無知所恃者師保得人耳臨行惛惛言不  
能盡想太翁亦不待言而知其意也舟中細思一齊眾咻  
之義覺得咻字情狀萬千愈思愈覺可畏非必有意引誘  
然後爲咻凡親友來者或語言麤鄙或舉止輕率一入初  
學耳目便是終身毒藥故有心之咻猶有限無心之咻最  
無窮此孟子所以必欲置之莊嶽然莊嶽勢不易得惟恃  
一齊人之辭嚴義正能使眾咻辟易望風而靡則瀟湘雲  
夢盡成莊嶽矣舟行吳江道中半日悶鬱思至此又不覺  
欣然慰也至於戶外之事惟有一靜仲書夬履貞厲之占  
切中其病神明如見晤時幸時提撕此意內無咻而外無  
夬千里遠懷便可坦然矣惟太翁留意

又

六月初二到京部例急選與大選不同文書必自勳司而  
轉功司自功司而達選司有二十餘日之擔閣非一日便  
可投拱也選司題覆又有一月工夫總之補期在九月矣  
初意欲改教職部中無此例只得聽其自然但將來做法  
甚難諸君子之期望亦最難副十分小心猶可庶幾倘得

一世俗所謂美缺家中人切不可以爲喜望太翁居常時時提醒此意在京師自覺紛華盛麗不能動此心頗浩浩落落但時一念及穉子愚蠢未有知識輒不能不膠擾於中未知近來讀書何如姪孫意惟欲其精熟不欲其性急太翁可取程氏分年日程細體古人讀書之法使之循序漸進勿隨世俗之見方妙周禮禮記俱宜令其溫習一季得一周庶能記得姪孫幼時溫書皆一月一周也左傳諸書迄今猶能成誦皆當時溫習之功惟太翁留神館中凡有不便不妨直言不比在別家也惟有一事意申欲望太翁之裁節者向在家時屢欲言之躊躇中止到路上思之

不言畢竟是客氣非所以待太翁也敢一陳之煙之爲物從古所無明季始有之吳梅村以爲妖見於綏寇紀略中姪孫見今之大賢君子無喫此者蓋皆知其非佳物也太翁留心正學而嗜好偶同於流俗何難一舉而絕之一則見克己之勇一則免火燭之虞一則後學無效尤之弊一舉而三善備焉不識太翁以爲妄言否便中草附不能盡悉臨楮依依

示三兒宸徵

前有一字寄嘉善柯寓匏帶歸不知曾到否我在外甚安好家中不必懸念但汝讀書要用心又不可性急熟讀精

思循序漸進此八箇字朱子教人讀書法也當謹守之又  
要思讀書要何用古人教人讀書是欲其將聖賢言語身  
體力行非欲其空讀也凡日間一言一動須自省察曰此  
合於聖賢之言乎不合於聖賢之言乎苟有不合須痛自  
改易如此方是真讀書人

答張西山先生

恭惟先生學貫天人聲徹內外隴其自某年某處得瞻仰  
高山私心向往年來南北間隔無繇執鞭茲幸承乏靈邑  
得與令郎朝夕共事莅任之始又蒙不鄙遠辱台翰重以  
尊刻曷勝欣慰儒宗理要一書補近思之缺去性理之煩

真足爲學者指南衍義補刪筆削精嚴有功文莊不淺讀  
青齊政略諸書則皆得之涉歷體認又令人爽然自失矣  
受教弘多肅此奉謝統希垂鑒

與席生漢翼漢廷

科場一時未能得手此不足病因此能奮發自勵焉知將  
來不冠多士但患學不足不患無際遇也目下用功不比  
場前要多作文須以看書爲急每日應讀四書一二章潛  
心玩味不可一字放過先將白文自理會一番次看本註  
次看大全次看蒙引次看存疑次看淺說如此做工夫一  
部四書旣明讀他書便勢如破竹時文不必多讀而自會

做至於諸經皆學者所當用力今人只專守一經而於他經則視爲沒要緊此學問所以日陋今賢昆仲當立一志必欲盡通諸經自本經而外未讀者宜漸讀已讀者當溫習講究諸經盡通方成得一箇學者然此猶只是致知之事聖賢之學不貴能知而貴能行須將小學一書逐句在自己身上省察日間動靜能與此合否少有不合便須愧恥不可以俗人自待在長安中尤不宜輕易出門恐外邊習氣不好不知不覺被其引誘也曾中能浸灌於聖賢之道則引誘不動矣切望切聖尊公先生不及另札祈一致意

與鄰邑某

足下中州名彥家學淵源夙著海內某初至靈邑自謂得近耿光可以從容就正不意台駕過行不得稍致寸敬悵歎何似某以菲材待罪疲邑雖外簡僻而鵠面鳩形之眾無術焉可以起之難乎其爲撫字我輩叨朝廷一命之榮無可報效惟愛養赤子爲國家培植元氣是其職分而學疏才短每切悚惶未審足下何以教之肅此附候不盡欲言

答崔平山

別來忽又經月近事多棘手傳聞之言駭人耳目總非疲

邑所能辨弟之愚蠢無他見識惟以仕途利鈍聽之造物而已道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孔聖之言豈欺我哉惟盡吾所當爲此外非所知也不識高明以爲何如來札中各行其志一語與鄙見最相契怱怱草復不盡欲言

答席生漢翼漢廷

讀近作甚快雖閒有出入然大體都在範圍中熟之而已無他法也所望者要將聖賢道理身體力行不要似世俗只作空言耳偶得呂晚村所刊小學近思錄附來使奉閱此二書最切於學者小學不止是教童子之書人生自少

至老不可須臾離故許魯齋終身敬之如神明近思錄乃朱子聚周程張四先生之要語爲學者指南一部性理精華皆在於此時時玩味此二書人品學問自然不同外六諭集解係此間新刊雖爲愚民而設然暇時一覽亦甚有益相去遼遠時切依依但賢昆仲能以聖賢自期待便如終日覲面也

與李枚吉壻

舊歲縣望壻輩有高發北來者可以一慰契闊不意竟寂寂也文教日興青年不可不奮志努力讀書讀書又當知有向上一途不可專事俗學在北方見呂晚村所刊小學

近思錄最精曾尋看否此是晚村臨歿拳拳爲學者之意不可不時玩味也家務雖不能盡擺脫然要見得此中都是道理觸處皆是此理流行則不患俗務累人矣愚在此掣肘事儘多幸於此看得一二破心不爲所動者只欲隨時隨處盡其職分之所當爲耳然正難言之大計後倘得免罷黜亦當尋一脫身計不能久向勞擾中作生活矣諸外孫讀書何如經宜多讀寧迂其途勿趨捷徑更宜教看小學以正其根腳不必急急學時文也今歲江南錢糧捐免有田者應推廣 皇仁稍寬佃戶之一二庶爲不失本心不識吾壻以爲何如署中俱各平安勿煩挂念惟蕭然景象日甚一日無可奉寄殊爲歉然人歸恩恩不多及

與魯瞻弟

到靈壽者雖皆知其清苦然不圖清苦之至於斯也大抵署中之人莫不有歸志獨見吾弟札中此是好消息一語爲之三歎居官懍四知此不是難事能使一家之人皆知此是好消息此境界最難得然只是自己學問未至不能感動人非關他也吾弟境界雖苦然亦無別法只是耐去但館於市鎮中要不戾於俗又不溺於俗方好不戾猶易不溺甚難須常以古人爲鏡方能自照見小學一書不可不常看也茹素甚不必非儒非釋於義無取耳人回恩恩

武脩觀文俱不及作字均此不盡

答沈友聖

僻處山署忽接手教一消鄙吝之私何幸如之平生未嘗  
學問又不能跳脫世網日對鳩形鵠面之眾愧無活人手  
段有虛先生救民行道之望惟一念硜硜不敢自負初心  
或不爲君子所鄙耳江左風雅一脈先生鼓倡其間古道  
賴以不墜南巡諸詩各見一斑矣伏惟珍重便中草復不  
盡

答阜平令潘

久失候問時切耿耿承詢審丁事先到保郡會於撫軍及  
守憲前痛陳一番未蒙見許然亦不甚以爲怪尙在兩歧  
間在吾輩原非有意缺額不過將地方真實情形陳之上  
臺自信無愧守定初念可也雖駁詰固所不免然亦怕不  
得況查從前州縣亦有缺額之時不是吾兩邑今日獨劫  
至貴治之蕭條久在各憲洞鑒中只須立定腳跟諒必無  
妨芻見如此不識高明以爲何如敝治向係通詳近復將  
原冊送府未見批轉即使再駁弟亦惟有補牘復上也草  
復不旣

答陳世兄

契闊之久數載以來鹿鹿塵冗山川閒隔未得一候老師

暨足下起居惟耿耿於中而已足下以英姿妙才從容清華之地益廣家學欣慰欣慰前月獲承瑤翰正擬覓便鴻附候頃許使來復蒙手教惓惓深荷注念但某於仕途中惟謹守安命二字奉先人之遺訓不敢失墜故所遇上臺無論知己與不知己皆未嘗稍有干瀆舊冬掣肘已決計藏拙不意新撫蒞事畿輔氣象改觀故暫且盤桓至行取一局原非所敢望足下暨許先生垂愛至意謹銘之心腑然斷不敢作此想聽之造物可也許先生素蒙不棄真可謂取之先牡驪黃之外但吾輩所共砥礪當在學問之消長至一官之升沈何足以煩知己耶恩恩未及作札晤時

幸一道意臨楮悚切

答張西山先生

承教惓惓最荷垂愛至意但隴其自承乏以來無寸益於地方素餐之愧常疚於心兼以頭鬢半白精力漸衰既不能有被蒼生而平生舊學日就荒落爲己爲人兩無成就豈不重爲大賢所嗤乎故每念乘此餘年退就十畝閒將村學究伎倆稍稍整頓庶不虛過一生或亦君子之所許乎歲內尙爲未完羈絆開春便當力請來教謂不當作自了漢此在高明之士固然恐非所論於碌碌者也且自了亦正未易少壯已過曾中尙爾茅塞及今磨琢不知能追

隨昔人萬一否也況復蹉跎耶恃愛敢一布之

答席生漢翼漢廷

三載不晤時切惓惓未識尊公先生近況何如頃使來得  
閱近作充滿流動比舊時工夫大進不勝雀躍以此入場  
不難蹇齧弧而上也但在熱鬧處最宜謹慎稍有不妥命  
之說進者須立定腳跟萬萬不可隨意賢昆仲身家重大  
不比他人寧可學成而未遇一毫微倖不得此是利害關  
頭不但是理欲分塗處也慎之慎之至都門交游錯雜亦  
須曾有主張伊尹所謂逆於汝心必求諸道遜於汝志必  
求諸非道二語當書紳總之離親遠出以謹身爲第一義  
功名次之至囑至囑愚留滯荒城無一善狀大約今冬當  
作南歸計使旋率復不悉

上陳房師

自睽函丈忽踰十載所喜老師聲揚嶺外望重朝端舟楫  
鹽梅之任在指顧閒世兄復戰勝藝林益振家學欣慰何  
如隴其昔遭廢黜自分長老泉石不意復爲當世所採擇  
承乏畿南但迂拙之性猶然如故掣肘情形不減於昔恐  
駑駘終不能追隨驥足不得不動蓴鱸之想且年來鹿鹿  
不覺頭鬢半白平生學業汨沒簿書恐爲流俗人有負門  
牆尤所深懼目下擬作乞歸計庶幾以閒暇之身整頓書

陸和書集 卷之一  
生伎倆冀稍有得仰報知己私心自矢如此而已他無足道也

上魏環溪先生書

恭惟閣下當代夔龍人閒麟鳳海內瞻山斗之日久矣隴其浙西鄙儒幼讀聖賢之書私心竊慕以爲當吾世而苟有其人雖隔萬里猶將跋涉從之長而蹉跎雖不敢謂當世之無其人而伏處里門聞見不出一邑之中未知其果有焉否也三四年以前始聞今臨朐相公破例而薦閣下於朝海內舉以爲得人天子亦倚以爲耳目其條陳時務皆正大久遠之計與一切苟且之謀相去楹莛隴其在草

莽之中得而讀之不勝竊慕以爲此非尋常學者所能辦及細詢北來之人萬口一辭謂是當世真儒隴其益怦怦動於中以爲此真向所云雖隔萬里猶將跋涉從之者也乙卯之春謁選入都咫尺耿光欲脩贄而造於門下者屢矣又以尊卑闊絕恐涉攀援之嫌跼蹐而不敢進出都以來常懷耿耿謂末學小儒不得大君子之磨礪終不能有所成就幸而遇其人矣又以嫌疑而不能近此生將汨沒無由自進於聖賢之域及敝親自京歸出詩一幅授隴其曰此少司農魏公寄以贈子者也隴其拜讀之際且喜且懼謂海濱末吏何由得此於大君子且閣下又非肯輕以

色笑假人者乃謬承贊譽如此此必有以隴其欺閣下者閣下姑信之而姑譽之未必真以爲可取也然又竊喜向之耿耿於中避嫌而不敢進者今姓名旣已得達於君子之前則雖通尺幅以自敘其情可以無攀援之嫌雖未獲跋涉從之而區區之誠亦可以少慰其萬一正擬脩書自通而部議以不才罷黜矣念廢棄之吏不敢輒上書於大臣之門因又徘徊而不敢前然隴其聞之士無故而輕造於公卿者諂諛之徒也有鴻才碩德之公卿先加禮焉而終自引退者鄙固之儒也是二者皆非君子所以自處也今以閣下之曲加接引若使隴其終無一言以自達不特有違於夙昔向慕之誠亦恐冒君子之譏故敢敘其情以陳於左右閣下覽之庶知不敢傲慢而遲回不報其中心之感仰固不啻如其書之所言也至若隴其之所以不合於俗自取罷黜與其生平之所學欲就正於閣下者則固不敢以輒瀆也臨稟曷勝悚惶之至

與閩臬趙公

恭惟先生道原洙泗文溯韓歐霖雨之澤已徧乎中外斗山之仰益重乎朔南隴其自乙卯都門獲瞻道範願學之私常深寤寐山川關之不能時奉大教每切耿耿茲者旌旌秉憲八閩正值朝政寬仁與民休息之時風動之美當

不讓庭堅種德非特如漢于公昌大門閭已也況八閩為  
 考亭朱子闡道之鄉以大君子式臨茲土刑措之餘知必  
 將振揚風化興起儒烈俾紫陽遺澤重光海宇世道之幸  
 為何如耶又紫陽門人如勉齋北溪西山九峯之徒皆係  
 閩產遺書久湮搜緝而表章之其在斯乎企望企望舍弟  
 承烈係先伯墨濤公嗣子來叩台墀肅此附候舍弟向來  
 杜門株守未曾涉歷世故進謁之時深望教誨統希俯鑒  
 臨楮曷勝悚惶之至

刻於石亦因不復之氣味不始於變而變因不歸其中  
 亦豈欲風其向慕之氣味不始於變而變因不歸其中

同治五年夏月福州  
 正誼書局重校

候官楊 浚雪滄總校

閩縣高 紀惕臣覆校

候官吳 穆少永分校

候官黃心渠子銘分校

陸稼書先生文集卷之一終

